

關於救亡圖存的幾句話（續）

汪精衛

此文係汪主席精衛先生於六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間在浙滬贛各處講演之詞，由汪主席彙合而成，分爲上下兩篇。上篇已載本誌第十五期，（當時誤爲在廬山談話會之演說詞，併此聲明更正。）茲將下篇刊載於左，以饜讀者。

編者謹識

（下）

剛纔所講我們若要救亡圖存，必須本著埋頭苦幹之精神，以從事於加強國家民族之抵抗力，這是根本意義，沒有這根本意義，其他一切無從說起，根本意義已經明瞭，則我們便可著眼於觀察現在中國之環境及其對象了。

大凡一國的外交根本方策，都比較有固定性，除非環境有大變動或內部有劇烈的變化，外交根本方策絕不容易轉換，即使內閣有所更迭，至多於外交方策之運用上，其形式與步驟，有些張弛，決不會將外交方策根本加以變更的，這是各國皆然，而於軍部力量能影響內閣，把握住一切權力重心之國，尤爲顯著，那麼日本對於中國的外交根本方策是怎樣的呢，有些說，日本對於中國之侵略是無止境的，其始以琉球台灣及朝鮮等處爲其生命線，說是爲防護本國領土，不容不取，其繼以東三省爲其生命線，說是爲防護朝鮮等處不容不取，其繼以熱河等處爲其生命線，說是爲防護東三省，不能不取，其繼以河北察哈爾等處爲

其生命線，說是爲防護東四省，不容不取，照此看來，中國若存留一塊土地，這一塊土地，也就是日本的生命線，在不能不取之列，所以中國與日本絕無可以共存之理，有些說，日本對於中國之侵略，有止境的，其所云不侵略不威脅，實含有一種願望，並非絕對不可與中國共存，依我看來，以上兩說，固要看日本之做法如何，同時也要看中國之做法如何，換句話說，中國若不能加強其抵抗力，日本之侵略，必無止境，反之，若能加強其抵抗力，第一步保得住未失的土地，第二步進而規復已失的土地，則日本之侵略，便不能不止境，何以呢，中國若不能加強其抵抗力，則中國自己先沒有自存的資格，如何能與人共存，中國若能加強其抵抗力，則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個結果：

第一個是，日本看見中國國家民族的抵抗力，已經加強了，侵略手段已無可再施了，於是根本的放棄了侵略政策，從新和中國本於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平等互惠之原則，將以前一切糾紛，逐步整理，以至於全部整理，從此兩國爲東亞和平，世界和平，共同攜手，邁步前進，由共存共榮，以至於大同，這種希望，若要實現不是絕不可能的，只要中國對於加強國家民族的抵抗力，努力不斷，只要日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第二個是，如其日本沒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勇氣，那麼中國繼

11768

續不斷的加強其國家民族的抵抗力之結果，必能將已失的領土和主權，逐漸收回，例如德國，雖受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加以羅迦諾條約之保障，然而，去年三四月間，居然能將萊茵河不駐兵區域之限制，予以撤銷，這原因是一、德國自凡爾賽條約成立以後，埋頭苦幹，十有餘年，國家民族的抵抗力已經加強了；二、意大利方從事於阿比西尼亞之侵略，條約神聖之意義，已不復存在；三、英法對意的態度不同，對德的態度亦不同，可以乘間抵隙，得所藉手；四、法國人民雖準備戰爭，究竟厭惡戰爭，不願輕於發難。以此之故，德國公然能夠撕毀了束縛自己的不平等條約，何況中國，自九一八以來，至今沒有簽字於斷送領土主權之條約，只要國家民族的抵抗力加強以後，運用得宜，這種希望，決非絕對不能實現的。

第三個是，剛纔說過，德國所以能兵不血刃，而收回萊茵河一帶不駐兵區域，法國人民之厭惡戰爭，不願輕於發難，是其一因，然則如果日本沒有厭惡戰爭的心理，反之，且為歡喜戰爭，那麼，則兵連禍結，在所不免了，中國到那時候，惟有將埋頭苦幹以來，所積累的國家民族的抵抗力，完全用盡，以保存國家民族的生命，不然也保存國家民族的人格。

以上三個結果，都是可能的，只是我們必須豫備得著第三個結果，方纔能得著第二個結果，乃至第一個結果。

日本國民中，盼望得到第一個結果的，決非絕無其人，我們很願與這種人，共同致力於第一個結果之實現，但自九一八以來，種種事實告訴我們，日本雖有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人，但總被其他一般劊子手

的氣，欲彈壓住了，所以我們不惟不敢做得著第一個結果的好夢，也不敢做得著第二個結果的好夢，我們如不想延頸就戮，那就不能不時時刻刻豫備著『儘所有的抵抗力完全用盡』如此說來，第一個第二個結果，日本之侵略，固有止境，即第三個結果，日本之侵略，亦不能無止境。如今且把對於日本之觀察，略說幾句：

先就外交來說，

當九一八的時候，日本看破了歐美各國方陷於經濟恐慌，而且各國間之感情利害，因種種衝突不能一致，所以悍然冒國際之大不韙，而不顧九一八事變已作，果然的國際聯盟對於經濟制裁，武力制裁，連說也不敢說，一如日本所料，然而，只是道德制裁，已使日本不能忍受了，於是有所謂焦土外交，繼焦土外交之後，又有所謂協調外交，對德修好，對意修好，對英談判，對俄談判，自普通眼光看來，富人與富人結交易，貧人與富人結交難，日本和這些強國協調，總比中國求助於這些強國來得容易，然而，若加以仔細觀察，則有以知其不然，何以呢，日本若懷着獨霸東亞，侵略中國的決心，則無論何國，總不能和他接近，所以德日協定，德國方面，曾坦白表示，這協定目的是對俄，不是對待中國，意國亦然。至於英國，雖然因為國家環境的關係，其海軍力量，第一步在維持地中海大洋洋之勢力，以確保其本國安全，第二步在維持印度洋之勢力，以確保其印度及南洋羣島之安全，第三步方纔是維持太平洋之勢力，以確保其遠東利益之安全，然而，最近星加坡軍港，已經完成，且進而計畫香

港之國防線了。至於俄國，在前幾年，雖然因為埋頭於經濟建設對於出賣中東鐵路等等，無所顧恤，最近則遠東軍事，已有了相當準備了，凡此種種，皆足以證明日本獨霸東亞，侵略中國之決心，不只中國不能忍受，關係各國，也一樣的不能忍受，日本如不變更其決心，雖欲行其協調外交，其勢必終於碰壁。

111769
人有恆言，弱國無外交，這話是不然的，強國尚且不可無外交，何況弱國，外交之最大作用，在使自已增加與國，對方增加敵國，不然，亦使自已減少敵國，對方減少與國，例如俾士麥時代，一戰勝丹麥，再戰勝奧，三戰勝法，戰勝對方，是普魯士軍隊的力量，戰丹麥之時，能使奧不助丹麥，戰奧之時，能使法不助奧，戰法之時，能使奧與意不助法，則是俾士麥外交的力量，這是強國因有外交而益維持增進其強國的地位之絕好例子，威廉二世則不然了，以外交運用不得法之故，竟使天下強國，皆與德國為敵，終至一敗塗地，這是強國因無外交而不能維持其強國的地位，且陷於低落之絕好例子，歐戰以後，德國受凡爾賽條約約束，悲觀的人，幾幾以為德國所受壓迫太沈重了，恐將無翻身之希望了，然自凡爾賽和會以後，史特萊斯曼等，相繼領導全國，埋頭苦幹，內則恢復元氣，外則適應時勢，忍人所不能忍，為人所不敢為，十餘年間，漸漸抬頭，卒致造成今日之國際地位，這又是弱國因有外交而漸漸增進其地位之絕好例子，弱國無外交之說，真所謂自暴自棄，萬萬要不得的，大抵外交必須與國力相應，有許多國力，外交發生許多效用，是平手，外交的運用，其所

收效用，超過於國力，是高手，然超之太過，則如空頭買賣，雖在強國，亦有危險，至於弱國，則不僅賠錢，且有破產之虞了。例如甲午之役，中國戰敗以後，割讓遼東，其後以俄德法三國之干涉，強迫日本，將遼東歸還中國，一時似乎得意，然其後因此之故，德國佔領膠州灣，俄國佔領旅順大連灣，法國佔領廣州灣，英國佔領威海衛及九龍，占領海口之不已，進而劃定各省勢力範圍，而遼東半島終且成爲日俄角逐之場，這是因爲不注意於加強其國力，而徒欲倚賴外交，所以結果悲慘至於如此。反之，如果下了決心，盡其可能，以從事於國力之充實，而同時對於外交，亦盡其可能，以謀運用，那麼，國力加強一分，外交效用，亦因而增進一分，外交效用增進一分，國力亦因而加強一分，日積月累，其有助於救亡圖存，是無疑的。

三中全会有見於此，在宣言中鄭重指出，「循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這一句話，用意至深，涵義至廣，所謂「循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並不是專指那一國，而只是確立一個標準，凡是抱有和平的志願，能夠從事於講信修睦的，便是中國的朋友，願與之攜手前進，以此之故，就強弱論，中國與各國接近，爲勢雖較難，而以順逆論，中國與各國接近，爲勢卻較易，日本有感於此，所以屢屢的說，中國好弄手腕，以夷制夷，須知中國如果無故想擾亂日本，利用各國，以與日本爲難，自然不對，可是事實並不如此，中國本沒有擾亂日本的心事，目前一切紛擾，皆因日本之破壞和平而起，日本若因此之故，而說中國以夷制夷，正所謂伐人之

111770 於此有注意的，中國固然愛好和平，世界上許多國家固然也愛好和平，然和平之存在，不取決於愛好和平之志願，而取決於維持和平之力量，以本國論，沒有力量來抵抗侵略，而徒言愛好和平，不惟無聊，而且可恥，以國際論，對於侵略者與被侵略者守中立，固無當於和平，即使寄同情於被侵略者，而不拿出力量來，當被侵略者拚命的時候，予以喝采，及其倒地，予以花圈，與其稱為和平之愛好者，毋寧稱為和平之嘲笑者，然而被侵略者得此教訓，知道萬事惟恃力量，更知道自己有了力量，纔能運用人家的力量，那也不無益處的。

再就經濟來說，

自從九一八以來，日本軍部窮兵黷武不顧一切，以致造成國際孤立之地位，而日本國民對於軍部擁護如故，其原因固不止一端，然其中有一端不容忽視者，便是軍部所提倡的廣義國防論，廣義國防論的基點，在於說明未來的戰爭，是國力戰，戰爭之勝負，不僅決於兵力，尤其決於全國的力量，所以兵力之充實，固是國防之第一義，而全國的力量之充實，又為兵力之充實之淵源，如果不注意於全國的力量之充實，即無法完成國防，依據此基點，提倡生產機構的改良，以及人的要素的改良，所謂生產機構的改良，便是不滿意於明治維新以來追逐歐美各先進國之後所造成的私人資本主義之制度，認為這種制度，在國家方面不能適應軍需工業之要求，以完成其國防之目的，在人民方面，產生饑饉，

勤勞大眾，固備受壓榨，即中小資產，亦因備受脅迫而無以自存。以此之故，主張經濟統制，以期對於國家人民兩方面，得以補偏救弊，所謂人的要素之改良，便是講求國民生活之安定及向上，因為國家總動員時，須全國人民，一致團結，故國民生活，不可相差太遠，而且未來戰爭中之兵士，必須技術熟練，品質優良，而這些兵士，大概自勤勞大眾中來，平時能改善彼等的生活，使得適度發展，然後臨時能發揮其能力，以供國家之用。綜合這些論調對於國防之充實，與國民生活之改善，同時兼顧，而對於生產力之擴大與分配，亦同時兼顧。這些論調，發於軍部，在資本階級固不免抱着不安，而在大多數人民方面，卻產生了不少的信仰與希望。幾年以來，軍部之得以一意孤行其侵略之政策，未嘗不得力於此。然而這種廣義國防論，醞釀數年，至於最近，則漸漸的變而為狹義國防論了，這種狹義國防論之主張，也是由軍部發出，對於廣義國防論，派別不同，論點各異，簡括說來，側重於國防之充實，而對於國民生活改善之主張，則放輕了，側重於生產力之擴大，而對於分配，則放輕了，其理由是願慮與既成之經濟勢力衝突。既成之經濟勢力，若一旦以衝突之故，而陷於混亂，歸於萎縮，則國防之目的，亦將因而犧牲。狹義國防論基於此種顧慮，漸漸排斥廣義國防論之勢力，詎為空想，不切於現實，以此之故，軍部與資產階級比較協調了，其間雖有波瀾曲折，也因互相遷就，而歸於平穩了。至於軍部對於大多數人民之信仰與希望將會怎樣，此時我們不敢輕下斷語。

日本的經濟現象，比我們先進了六七十年，就現在而論，不但國家財政的力量，非我們所能及，便是人民生活的程度，和我們人民，尤其是鄉村人民，比較起來，其安定與向上，亦非我們所敢望，可是私人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變成，其積重難返，與乎左支右絀之狀，已如上述，然則我們今日若能遵照總理所定的民生主義，努力去做，發達國家資本，以從事大工業，保護私人資本，以從事中小工業，則軍需工業得和平工業的培養，可以暢遂發達，以完成國防之目的，和平工業得國防力量為之保障，可以增高繼長，以達到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方針既定，路線既闢，邁步前進，決不至有『來不及』之慮的。

於此有須注意的，我們如果欲誠心誠意以實行總理的民生主義，則有兩點不可不確實做到。

其一，全體國民必須本著埋頭苦幹之精神，努力節省，而以節省所得，貢獻國家，以為建設資本之用，這是每一個先進國的人民莫不如此，不如此也無由成為先進國了。日本的經濟現狀，剛纔已略略說過，至於歐美，人民生活比較東方，更是繁榮，但是這些繁榮，由於生產發達之結果，其中雖有一部分消費用於私人享受，而比起對於國家的貢獻，其數量相差，不止倍蓰，又如俄國，兩次五年計劃的成功，是人人所知的，但是兩次五年計劃的建設資本，從何而來呢？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投資，不下五百億盧布，第二次五年計劃，更將在一千三百三十億盧布以上，論其積聚資本的方法，雖有種種，而其為全體人民節衣縮食而來的，實

為最大宗，不但在消費方面，極力節約，移之以充建設資本之用，即在生產方面，亦極力講求增加勞動效率，以提高國家企業的利潤，使建設資本源源不斷，而且益益增加，我們如果只羨慕俄國兩次五年計劃之完成，而不能效法俄國政府人民之含辛忍苦，以謀國家資本之積聚，那麼，臨淵羨魚，有何用處。

其二，自中央政府以至各級機關，應該厲行廉潔制度，痛除貪污之習染，如有違犯，必痛加懲治，如對於耕田之去害蟲，對於治病之去毒菌，一絲一毫，不能假借，此於政治已然，至於經濟，若建設國家資本，則許多大工業重工業都由國家經營，貪污的習染不能痛除，為害之大，可使人民死無噍類，亦可使國家萬劫不復，所以我們不主張建設國家資本則已，如其主張，而不能肅清貪污，則我們是藉民生主義以為惡，永無可恕。做個譬喻，我們以服務之故，受國家的俸給，如吃母親的奶，不吃奶，不能生存，而母親將奶給孩子吃，雖然勞苦，無害於其健康生命，若貪污則不是吃母親的奶，而是吃母親的血了，不止是吃一個母親的血，而且是吃天下母親的血了，外來侵略，固然可怕，但究竟是從外殺入來，國力不足，左右支絀，雖甚痛苦，非其本心，至於貪污，卻是從內殺出，潰爛心腹，糜碎四肢，是自己忍心害理去做的，不是為人所迫的。貪污不能肅清，而主張建設國家資本，則我們是藉民生主義以行惡，永無可恕。

以上是從外交方面及經濟方面觀察現在中國之環境及其對象說幾句話，以為救亡圖存整個計劃中之一點貢獻。